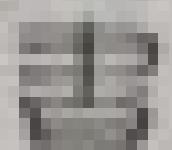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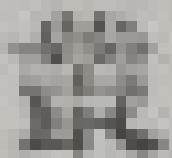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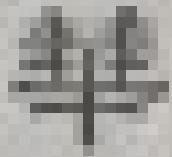


全華叢書





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解題曰蔡邕曰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
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則但謂之諸侯立太上
皇廟于國都者所以廣其敬也

詔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
不能決者以聞

解題曰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章其用刑亦
明慎矣追至文帝專務以德化民黎民醇厚幾致
刑措其不能決而上之廷尉者蓋無幾矣廷尉所

能斷者旣下郡國論決其不能決而奏之天子者
蓋絕無而僅有矣體統旣明不待衡石程書齋居
決事而天下自無一夫之冤矣彼秦皇漢宣之流
矜其小慧悉取四方之奏讞而自治之有司拱手
倚成于上積棟充宇豈區區兩目所能徧察哉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冬十月帝在邯鄲大破陳豨
軍以周勃爲太尉定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
長安夷三族故韓王信與匈奴據參合樊噲柴武擊
斬之帝還雒陽

解題曰以史記漢書紀傳考之陳豨始與淮陰侯

有反謀後以招賓客爲周昌所按遂不自安而韓

王信又遣王黃等誘之

韓王信傳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陳

豨遂反於代地邯鄲以北皆陷于豨高祖旣駐蹕

邯鄲以扼之沛中故人任敖爲上黨守復堅守不

下故豨不能南今年冬羽檄所徵天下兵旣集車

騎將軍靳歙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豨所署丞

相敝破之遂降曲逆

卽本紀所謂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者也豨將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

卽今博

州聊
城縣

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

張春既犯齊地故漢將助

齊擊

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

據其腹心也

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豨與韓王信趙利軍於樓煩

勃復擊破之

擊世家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豨

復使利守東垣

今真定府真定縣春秋時屬鮮虞戰國時屬趙秦時屬鉅鹿郡高帝

置恆山郡後避文帝名改曰常山卽周昌所奏常

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者元鼎四年以爲真定

國東漢復併入于常山郡魏晉爲郡治於

今縣南元魏道武移郡治於此有滹沱水利者趙

苗裔韓王信初反時立以爲王者也故高帝親擊之降其城更名東垣曰真定春正月淮陰侯之謀

泄誅於長安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

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動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引胡騎入居參合爲豨應援

爲樊噲柴武所屠

參合唐屬蔚州代郡之縣也韓王信云云十一年信復與胡騎

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柴將軍屠參合斬信本紀書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樊噲傳擊陳豨遷爲左丞相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然則柴武者樊噲之偏裨也

王黃等其麾下受購賞皆生致之豨雖猶存然眾散援亡不日

可擒故留周勃樊噲定代地而帝班師還雒陽焉

明年冬勃與噲斬豨于靈邱

周勃世家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史記盧

綰傳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于靈邱蓋樊噲是時又屬周勃也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强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熟成敗于人也深矣

封子恆爲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

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邊寇難以爲國頗取山
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代之雲中以

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
通侯

二千石

王在相國上通侯在吏二千石上漢之班序如此

擇可立爲代王

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

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

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

中都二歲似遷都于中都也

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

王子長少游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
得主名山川之餘意如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蓋

班氏所未達也

如漢二年書置隴西地上郡渭南郡六年

書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文爲楚王王淮西則函

谷之內外淮水之東西居然可見

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

西者皆指太行

禹貢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注此二山連延東北接

碣石而入滄海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

北恆山在常山曲陽縣西北高帝詔云代地居常

山之北與夷狄邊乃從山南有之則謂太行之南

北也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蓋

指未入關之時謂太行以東也趙充國傳贊曰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趙近羌胡謂太行以

西太行在漢屬河內郡壘王山陽之間在今屬懷

州在天下之中

史記貨殖傳云三河在天下之中

故指此山以表

地勢焉

二月立郡國朝獻口賦法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

多賦以爲獻

謂郡及列侯

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

侯王賦其中國以爲獻物又多於郡令諸侯王通侯當以十月朝獻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

郡亦十月朝獻故令郡及諸侯王皆以其口數率戶口多

者獻亦多戶口少者獻亦少

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賢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

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
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
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
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
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
昌下相國是時周昌已爲趙相當作堯御史大夫
雖副貳丞相然本侍御親近之官故受
詔而下之相國相國鄧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中丞竟下詔於郡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
守不經由相國

駕

諸侯王郡守親敦遣之上之察

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書行義及年齒以待

用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二月徙梁王彭越爲庶人徙蜀尋夷三族

解題曰遣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此所謂反形未具者是也使其欲反豈單使所能掩捕哉高帝非不察此特欲因事除之耳以韓彭之氣略嘗斃於呂后之手味妾謹與俱來之語此固絳侯陳平憚服而不敢動者與蒯徹之辨繢布之節固足以免身然帝亦深有動乎其中也太史

公曰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曰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子長有秦漢間俠氣故有論每如此使子長而知道則其所感將有大者焉不必於此深嗟而屢嘆也

分梁地爲二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解題曰按本紀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詔曰

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

分彭越地爲二國也

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

益梁罷潁川頗益淮陽旣分梁地爲二國以其地

狹故又割二郡地以益之也二郡旣罷則所割之

餘地皆入旁郡矣地理志二郡不書高帝世嘗罷

而史記年表載高祖封諸侯王漢獨有十五郡東

郡潁川亦在其中豈非未幾卽復爲郡與

五月遣陸賈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解題曰按列傳本紀秦滅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

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十一年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中也使與百粵
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有之甚有
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
俱賴其力今立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佗
稽首稱臣陸生歸報拜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

武逆取而順守之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聞其取之逆也季文子論齊商

人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春秋之時蓋有取之以亂而欲守之以禮者矣當時賢者之論固未嘗深許之深味文子辭意抑揚蓋可見也戰國秦漢之際習亂既久遂以逆取順守爲當然至併與湯武而誣之陸生之言其禍天下後世豈淺哉况高帝以仁革暴是生非特不知湯武而高帝受命生亦不足以知之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以前亦無此論叔孫通陸賈輩始言之彼蓋未知儒者之職也昔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弃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